漢魏遺書鈔

序錄

隋志晉博士劉兆撰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唐志劉兆三家集解十一卷

晉書本傳曰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自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

有不■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不書以別之謨案經義考並載劉兆春秋公羊穀梁傳解詁春秋三家集解春秋左氏全綜春秋調人四書均佚亦別無者證今僅從經典釋文鈔出集解五條又文選注二條

春秋公羊穀梁傳集解

晉　濟南劉兆著

曹子摽劔而去之也何休注摽辟也摽劔置地　辟捐也案文選注引劉兆云摽辟也

卒怗荆怗一本作貼　貼服也並公羊釋文

禦繫者不得入　繫絓也

齊謂之綦　綦連併也

楚謂之踂　踂聚合不解也

衛謂之輒本亦作縶　如見縶絆也並穀梁釋文

旁言曰譜

舉盡也並文選注引劉兆注

序錄

隋志魏糜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志同

經典序錄曰糜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禮記正義曰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

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

鄭君得不遍乎蟜夙門曰誠如緯與于言爲蝦蟇

五月中始得水適當縣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

候令猶昔也是以知蝦蟇及反舌反舌鳥春始鳴

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令人

讖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

謨案隋志又載有麋信春秋說要十卷理何氏春秋漢議二卷於禮記並無注解而月令正義於反舌無聲句下引麋信說大平御覽又引作麋信難曰文亦互異不知其何所據也今並無攷唯從穀梁傳疏鈔出麋氏本注二十二條釋文七條史記注一條

穀梁傳注

魏　東海糜信注　　金谿謝　莘校

隱公元年（傳）聘弓鍭矢不出竟場

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

不日卒惡也

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

二年（傳）其不言使何也

不稱使者似若專行也

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

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壞

七年〔傳〕戎者衛也

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

九年〔傳〕俠者所俠也

所非氏所謂斥也

桓公元年〔經〕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史記魯世家注

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

以是爲討之鼎也

討或作紂釋文

四年（傳）秋曰蒐麋氏本作搜○釋文

五年（傳）舉從者之辭也

舉從者之辭謂解經稱人也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

鄭在冀州者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傳以當時言之遂云冀州釋文引糜氏云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九年經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糜氏本作亦○釋文

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鍾糜氏本鍾作童音鍾○釋文

十二年經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并與所與伐戰也

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

十四年傳旬栗而內之三宮糜氏本宮作官○釋文

莊公十年〈經〉秋七月荊入蔡〈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

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舉之

二十三年〈傳〉大夫倉士䵺

䵺張斗反 釋文

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五麾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黒鼓中央黃鼓

二十八年〈傳〉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艾穫也

三十一年〈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

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

僖公二年〈傳〉不雨者勤雨也勤糜氏音覲三年傳同○釋文

三年〈傳〉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

也疏云糜信徐邈並據舊文解之理亦通也

十五年〈傳〉〈經〉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

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

二十二年〈傳〉司馬子反

子反當爲子夾

文公二年〈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

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

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

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宣公十一年〈經〉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

成公元年經二月無冰

十二月最是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

襄公二十七年傳織絇邯鄲

絇者着履舄之頭即周禮絇繶及純是也

昭公十二年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

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

序錄

隋志范甯撰穀梁傳例一卷

范甯穀梁傳序曰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并撰諸子之言各說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疏云商畧名例者卽范氏別爲畧例百餘

條是也

謨按范氏傳例凡已見集解者無容贅錄今惟鈔出楊氏疏中所引畧例別例共二十四條

穀梁傳例

晉　順陽范甯撰　　　宜黃程[illegible]校

日食例

凡有四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彼是二日食矣又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又桓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是有四種之別

不書王例

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　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㑹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遂事例

凡有十九

逆王后例

凡有二皆由過魯若魯主婚而過我則言歸若不主婚而過我則直言逆

遷例

凡遷有十二遷有三者齊人遷陽宋人遷宿齊師遷紀是也好遷有七者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于葉許遷于夷許遷白羽許遷容城是也餘遷皆月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

災例

凡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內則書日新宮御廩之類是也其外則時者則宋大水齊大災之等是也昭十八年不書時以四國同日故也

其外災志者皆發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火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祭祀例

凡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

內女卒葬例

有大葬三卒亦有三卒者僖九年伯姬一也僖十六年鄫季姬二也成八年杞叔姬三也葬者莊四年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襄三十年宋葬共姬是也文十二年子叔姬不數之者與此伯姬同是未適人故總爲一也

獲例

凡書獲有七謂莒挐一也晉侯二也華元三也蔡公子溼四也陳夏齧五也齊國書六也麟七也於晉侯

著失民之咎於蔡公子溼彰公子之病華元表得衆之辭莒挐顯公子之紿自餘雖不發從省文可知也

不告朔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文一也公四不視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公既在楚則是不告朔故亦以爲一

三望例

凡有五等僖三十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據始也宣三年不發傳者從例也成七年亦不發傳者亦爲從

例可知也此年祭傳者朝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祭傳者嫌仲遂有罪得不廢禮又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夫人行例

凡有十二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致故書月以刺之餘不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是九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十一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是十二也

放大夫例

凡有三晉放胥甲父一昭八年楚放公子招二哀二年蔡人放公孫獵三也

緩辭例

凡三十有五

作例

凡有六直云作者三云新作亦三也云作三者謂作丘甲一也作三軍二也作僖公主三也云新作三者謂新作南門一也新延廄二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三也言作者不必有新新則兼作也二者皆所以為譏

出女例

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郯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爲例者出旣是同但內外爲異故并引之也

潰例

凡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此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二者雖同是不相得與君臣不和自潰微少異故亦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一解鄆不

伐而自潰與常例異故重發之文三年沈潰不發者從例可知也

乞例

凡有六乞師五乞盟一乞師五者公子遂晉郤錡欒黶荀罃士魴是也乞盟一者鄭伯是也

蒐狩例

書時共有九書狩有四言蒐有五稱狩有四者桓四年狩于郎一也莊四年狩于郜二也僖二十八年狩于河陽三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四也蒐有五者此

蒐于紅一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也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三也定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四也定十四年又大蒐于比蒲五也

嘻例

嘻有三弔失國曰嘻嘻雖有三弔失國三三釋一而已

宮廟例

宮廟有三三者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

克例

有六鄭伯克段一不克納二雨不克葬日中而克葬

各二是謂四通前二爲六也

郊例

晉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日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二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者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

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九也

夫人薨例

夫人薨者十而書葬者十夫人之道從母儀即桓公夫人文姜一莊公夫人哀姜二僖公之母成風三文公之母聲姜四宣公之母頃熊五成公之母穆姜六成公之嫡夫人齊姜七襄公之母定姒八昭公之母歸氏九哀公之母定弋十十者並書葬其隱公夫人

從夫之讓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皆不書葬也

答薄氏駁穀梁義

晉　順陽范甯撰　　金谿徐元烪校

桓公十有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注桓公再助簒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

答曰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

莊公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郭公

駁曰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

何以詭例言歸乎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註引秦術畧名云云

駁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云術之名爲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畧而貶之又此註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

答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

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即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譏也秦以交疏之故而畧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畧也

成公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答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有賢行則書弟今黑背書弟者明亦有賢行故也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專秦伯之弟鍼傳無賢行所以皆云弟者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是接我者例稱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奔楚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皆曰親而奔之惡也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傳云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三者無罪故稱弟以惡兄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甚之也稱弟以惡王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是惡而稱弟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

公弟叔肸賢之也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無賢行

而不稱弟明稱弟皆賢也

襄公二十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注〕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正也許男卒於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

駮曰此自發例於大國不明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畧許男書日必正也

答曰春秋稱世子國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

曹伯射姑亦是其例貜且之卒謂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

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註〕滅夷狄時月者為下奔起

答曰國不滅而出以月為國國滅例而出出重發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於月然則溫子不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八月之下溫子以逃在正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誠言不日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

之重不大於滅國

定公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

駮曰仲幾之罪自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譏執不譏無所歸晉執曹衛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於京師復何得言歸於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

答曰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嘗以執人於

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非言其不可以執晉文公執曹衛之君各於其國而竝不書國者以其歸於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使歸於京師與執諸侯同君臣無別也今旨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有義而然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於歸言于京師其言足誤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以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

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于京師下文言此大夫其曰人何微之也何以知大夫有義而然周之稱名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伯討失所故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伯執稱人不異異則言侯故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是君臣之別也

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注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

答曰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
屬服事我故謂之屬

序錄

隋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史通曰逮孔子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謨案隋唐志並載有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前雜傳九傳唐志作前傳雜語十卷唐宋人類書俱未見稱

引無憑鈔錄即所引後傳亦甚寥寥今祇從水經
注鈔出一條又初學記二條書鈔二條御覽六條
若玉海引春秋後傳五條與記事文體不類疑當
即本傳序例故列卷首而以史記索隱所引樂資
說數條附焉

春秋後傳

晉　魯國樂資撰　萬載鄧汝瑛校

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

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譜

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厤矣

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

存周正

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

畧如春行寛大之令夏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

十月而後不復論因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有分舉四時之制魏相爲宣帝言之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陳寵魯恭亦皆言之

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氷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左傳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經傳所記有倒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多用夏正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不改時月之驗但孟子謂七八月乃五六

月謂十一十二月乃九十月此當闕之

天人之道雖殊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時周官正歲年而序事並玉海

秦穆公將兒三人因於內宮一本引作後語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笄爲驂乘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類有人青笄進視梁下豫讓卻

寢佯為死人青笄云長有大事並初學記

吳越合魏武侯厲衆五年秦人與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甲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梁以張儀為齊相楚怒約而攻梁雍雎曰請令解攻雍雎謂齊楚之王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老相儀於梁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約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兵並御

覽

周赧王四年濟東有二石高三尺有餘相從而行入海數百步書鈔○一本四年作二十年濟東作齊東三尺作三丈

赧王二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初學記

魯仲連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馬而從之

魏加問春申君聞欲將臨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

吏羸與魏王處廩下吏羸謂魏王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有間鴈來吏羸虛發而鳥下魏王曰然則射

可王此乎吏嬴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

聶政拔劍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且入上階刺殺俠累

唐雎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彗星襲月色並御覽

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者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御覽引此文云秦始皇使鄭容將入函關見華山上有素車白馬疑是鬼神熟視稍

逅固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素車者曰子之咸陽
止吾華山使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之所
道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扣梓當有應者
即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
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
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有頃聞語
聲言祖龍死書鈔引此下云有一婦行哭出謝鄭容煩若乃上白璧容讓之婦人曰此鬼神
事願毋讓鄭容受璧至始皇二十八年渡江神道菸況所受璧乃賜鄭容金三百斤詔無泄語
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水經注
阿房宮未成成之更欲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

下謂之阿房宮 御覽

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 田齊世家索隱

嗣君 衛世家○索隱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

燕王 燕世家○索隱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

王鹿與 越世家○索隱樂資云越諸謂鹿郢為鹿與也

王之侯 同上○索隱樂資云號曰無顓恭無顓後乃次無彊也

序錄

唐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

經典敘錄曰孔衍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

史通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删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衞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繼又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

案其書序云雖左傳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尊衍之此義自比於正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

姚宏題戰國策曰正文遺逸如春秋後語引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不爲無補

謨案姚氏校注戰國策時在宋紹興四年已難得見春秋後語至元至順四年吳師道辨正鮑注則

云孔衍所著後語今尤不可得尚賴此得見其一
二㒸是書之亡久矣御覽本宋初猶見全本故引
據獨多且有注而注者爲唐盧藏用則見唐志及
吳氏辨正所說也今故據御覽參以文選注初學
記書鈔白帖事類賦諸書共鈔出秦語十五條齊
語十八條楚語七條趙語十九條魏語八條韓語
二條燕語六條

春秋後語

晉　魯國孔衍撰　　金谿鄭　賦校

蘇秦歸周夜發書篋數十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其股血流至踝朞年揣摩出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案此文本見秦策故仿編入秦後語并以下條附焉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行乏困以燕人醬卜傳食自給各解臧獲之裘

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

千金

陳軫爲楚使來見秦惠王惠王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自爲決願子爲寡人計之軫曰亦嘗有以聞於王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昔卞莊子之刺刺一作虎鬬於王者乎

之刺虎方刺虎而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而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

不辭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

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

而攻之果大尅

甘茂曰臣聞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甘茂奔齊路逢蘇代將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

於秦逃遁至此無所容跡吾聞貧人女與富人會績

貧人女曰我無錢以買燭而子燭幸有光子可以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案御覽本文無云白起將兵伐楚而姚本國策注云此段首有欽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則此文本出後語當從之）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彊國莫過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必受其弊不如善楚也秦王乃止不伐楚約為與國黃歇受之約而歸

范雎對秦王曰伍子胥橐載（注云韋橐）而出昭關夜行晝

伏至於杜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

秦欲攻安邑請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爲相國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

之徒著書滿天下不韋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
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重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
改定一字者與千金莫能有定者
呂不韋謂太后曰詐腐刑嫪毒則得給事中乃令人
以腐罪告之拔其須眉以爲宦者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君或合從翕而出不意此智伯夫差湣王之所
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賄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喜之並御覽

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爲塞三十六年始皇南巡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扶蘇使以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唯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胡亥善留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扶

蘇書扶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今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爲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巡行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爲日夜怨望不得爲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亦賜死扶蘇爲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爲二世葬始皇於酈山（文選思玄賦注）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惡怪之卜云涇水爲祟御覽

右秦語 案秦策黃歇說秦昭王篇鬼神狐祥吳氏補正引作潢洋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又中期推琴引後語作伏琴又范雎云人主賞所愛引後語作庸主今並闕

齊桓侯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力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

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御覽

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國策注引後語作齊宣王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卽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卽獻鼎然不可懷挾提挈不識何塗之從王曰塗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於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於章華臺之上國策本作葉庭之中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白帖

淳于髠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何不詐令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欲殺鄒忌不勝而奔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爲不及孫臏乃使之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

足後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歸田忌善客得之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注云馳馬爭先射重科爲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第重射我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既三輩畢而田忌不一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孫臏於威王王問兵法而師之

淳于髡曰夫鳥同翼者聚飛而獸同足者俱行各有

儔也

昔齊有良兔曰東郭㕙一日走百里有良狗曰韓子獹亦一日而走百里使人遂見而指屬則雖韓獹不及良兔躡跡而蹤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子獹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㕙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獹逐東郭㕙還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敝衆臣恐强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威

王懼而罷兵御覽

薛請郭君曰嬰孽妾五月五日生子文俗云此日生子及戶損其父妾匿養之文長曰受命於天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白帖

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縠之衣而士不得短褐一見事類賦注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嘗有侍史工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馮諼謂孟嘗君曰聞狡兔有三穴僅得免其死耳

燕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而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之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壻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繼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姝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賊果自出齊王因而

誅之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於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郤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於脣脣亡則齒亡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郤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郤强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焉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見惡乎貂勃曰然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且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得去不肖而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乃任之於王

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智能解此乎后與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

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並御覽

右齊語 案齊策於威王謨上篇段干綸注引後語作萌章子篇馬棧之下作馬屎之中顏斶作王蠋蘇秦說齊合從篇渤海作北海張儀爲秦連橫篇博關下引後語注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又張儀事秦惠王篇梁王大恐作魏襄王孟嘗君出行國篇小國作五國貂勃常惡田單篇閭陽城而王閭作合今並闕

楚宣王以昭奚恤爲相按急就篇注引春秋後語楚有昭雁事無考諸侯畏之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

信我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則北方非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蘇秦在楚三年乃得見王談卒辭行威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於鬼王難得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

帝何事不去㖃王曰先王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注云屈原離騷過夏首而西浮盖是州也

海陽注云在廣陵東海陽今揚州海陵縣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一見事類賦注

莊辛對楚王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

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楚威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崑崙暮宿於孟津尺澤之魚豈能與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士亦有之

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

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哉且楚國之大因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代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夫秦魏燕趙王之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並御覽

右楚語案楚策於張儀爲秦破從篇韓之上地不通注引後語作上黨地非辛謂楚襄王篇以其類爲招作以其頸爲的飲茹溪流作飲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在熊王

無子篇淮東之封作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作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今並闕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國法歸周

趙襄子欲保晉陽曰奈何無偷張孟談曰尹閒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一見初學記

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者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智伯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

子參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一見青銳

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視之復得讓襄子歎曰嗟乎豫讓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之赦子亦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釋子

矣讓曰臣固伏誅願得君之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趙烈侯謂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愛可以貴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烈侯乃命以田萬畝賜善歌者二人公仲建許諾而不與君一月烈侯之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說之蘇人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見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鎰

其說可得聞耶燕人侯曰客天下辯士立談之間每奪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鎰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登黃華之上○此條見戰國策注

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爲兄弟之國而韓魏稱爲蕃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軍於閼與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路險狹難救也又問樂乘對如廉

公言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

初廉頗之免於將而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去及復用客乃復至頗謝遣之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天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勢我即進君無勢我即去此固其理君何怨焉

秦急攻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史記索隱引後語作惠文后之少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怒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

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自恐太后體有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因是太后怒色稍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案趙策觸龍稱太后爲媼注云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

趙相虞卿躡屩擔簦來說孝成王王悅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注云躄攣盤散行跛之名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

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跛躄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豎子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客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於是平原君斬所笑美人頭造躄者門而謝焉

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從約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鋒立見今先生

處勝門下三年無所聞之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君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也平原君乃許與偕

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秦急圍邯鄲邯鄲且欲降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

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君器物鐘鼓自若使秦破趙安得而有此哉並御覽

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仲連說罷之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三辭不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則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事類賦注

右趙語一案姚氏戰國策後序引春秋後語二事一爲武靈王遊大陵一爲平原君覺者並見本篇

魏文侯謀事而當羣臣莫之逮者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足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吾是以有憂色

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歎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爲禮太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而去

惠施見襄王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鸞水注引荆楚記云宜都烏水是也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鸞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張以朝

蘇秦去韓之魏說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留

汝南鄢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頴煑棗無踈西有長
城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而田舍廬
廡之數無所芻牧人民之衆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絶
輷輷殷殷夫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魏哀王與田需爲相甚貴信之惠子謂田需曰子必
善事左右今夫樹楊横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
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
易生之物不勝一人拔者何也樹之難夫之易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必危矣

秦破魏軍於華陽走我將軍孟卯國策史記並作芒卯王使段干子從與秦南陽干以千金和蘇代國策作孫臣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且夫以地事秦譬猶以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曰是則然矣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蘇代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言與王之用智不若梟乎王乃止其行

魏有吏蠃豚與王處廩下仰見飛鳥引弓虛發而鳥

墜下魏王怪問曰何以得至此羸脉曰此蘖生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其鳴悲其飛徐者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

信陵君嘗與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議之信陵君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趙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信陵君對曰臣之客有能探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爲客輙

以報臣臣以此知之並御覽

右魏語案魏策樂羊為魏將篇有覩斯贊注引後語作堵師令闕

張儀說韓惠王戰國策作襄王曰韓地多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

韓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出使靳尚如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病矣秦師不出脣亡齒寒願大王計之也並御覽

右韓語 案韓策於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云豆飯藿羹注引後語作飯菽餘無攷

蘇代爲燕說齊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不肯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 注云先後導引也 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注云不斥言人欲云爲馬 之劉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於王而見之王

累善薊代

厝毛壽戰國策厝作鹿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其實不失天下

張儀謂燕王曰昔趙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因擊殺代王平其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爲摩笄山

齊趙將伐燕薊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見小蜯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蜯合而挾其喙鷸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未相舍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其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於是乃止

燕王使騎刼代將樂毅奔趙士卒離心田單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庭中飛鳥悉飛舞其上啄食共燕人皆怪之

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國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遂自刎乃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云以染水鋻匕首爲淬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爲濮上聲士皆流涕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並御覽

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

乖哉魏惠王不悍而去群輔錄云見史記及春秋後語案此條應補入春秋後語

右燕語案燕策此篇下有中庶子蒙嘉吳氏補正云後語作蒙頫注云蒙恬弟也今闕